

论犹太人的 Havruta 学习法

于晓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商学院, 200081 上海)

摘要: 我国注重应试教育, 强调教师的知识分发和传递过程中的作用, 课堂授课以注入式为主, 公立教育缺少对人文通识类的设置。学生以竞争升学为核心, 属于竞争独立学习型的模式, 强调个人对知识的积累以增加个人的竞争力。本文对犹太人学习方法进行研究, 对犹太人的学习法研究有不同的角度, 本文限定于对犹太人的Havruta学习法的理论进行研究。本文从考察Havruta学习法最初的应用范围开始, 给出Havruta学习法的定义、构成要素、展开与实施, 同时展示运用该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的教学设计和实施。根据研究我们建议, 在现行的应试教育为背景下, 以升学竞争型的个体学习为手段的学校教育、以强化应试为主的课堂知识的课外补习班、以及一味追求分数的功利性家庭教育都需要引入Havruta学习法, 以促进学生的德育养成、智慧培养、批判思维的建立。

关键词: 学习方法研究; Havruta; 伙伴式学习法;

作者: 于晓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商学院讲师, 经济学博士。通讯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体育会路390号, 200081。电子邮箱: 124489556@qq.com。电话: 17702129856

在多种社会统计指标中, 犹太人的创造性之高被广为人知。犹太人在美国人口占比为3.5%, 在全世界的人口占比仅为0.2%。不仅仅在美国, 他们在政治、文化、金融、法律、舆论传播、制造业和学界等部门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犹太裔占据了约20%。然而一项由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于2000年发起的作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教育测评项目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评价中以以色列学生得分仅在中位偏下徘徊, 该评估项目每三年进行一次, 我国最早在2009年参加该项目评估, 到2018年共参加了4次。以亚洲代表性国家和以色列的排名对比, 见表1 历年以色列、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学生间PISA测试分数排名表(R:阅读、M:数学、S:科学)。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学生的平均分数并不是非常高。而亚洲四个国家的分数都非常靠前。那么, 我们不禁要问,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犹太人的创造力?文化决定论领域并未给出满意的答案。虽然犹太教的律法性自然的造就了这个民族数千年文盲接近为零,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孜孜不倦的沉浸于知识的获得, 又使他们对智慧的追求如痴如醉。我们发现PISA进行的三项测评项目: 阅读、数学和科学都倾向于对知识积累程度和知识应用的测评, 该测评适合于集中式的教师主导型和独立学习的模式, 是对知识积累程度的一种测评, 很难体现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并且该测评主要以15岁的中学生作为测评对象, 对其他年龄段的测评并未有权威机构进行。根据公告2021年PISA将会把“创造性思维”纳入测评指标体系。

表1 历年以色列、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学生间PISA测试分数排名表

年度项目 国家	2006			2009			2012			2015			2018		
	R	M	S	R	M	S	R	M	S	R	M	S	R	M	S
中国	-	-	-	1	1	1	1	1	1	27	6	10	1	1	1
日本	15	10	6	2	9	5	4	7	4	8	5	2	16	6	5
韩国	1	4	11	8	4	6	5	5	7	7	7	11	10	7	7
新加坡	-	-	-	5	2	4	3	2	3	1	1	1	3	2	2
以色列	40	40	39	38	42	42	34	41	41	37	40	40	38	41	42
参评国家数	57			65			65			70			78		

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网数据整理⁽¹⁾

(1) <https://www.oecd.org/pisa/>

Havruta学习法是犹太文本研究的传统学习方法。该术语本身具备了Havruta作为合作伙伴参与的共同学习活动:研究文本并与合作伙伴学习并展开讨论。Havruta学习法过去局限于传统的犹太人,仅限于对《塔木德》、《托拉》和旧约《圣经》的研究。最近Havruta学习法进入了各种专业和非专业学习环境中,反映了犹太人学习世俗学问的新社会现实。Havruta学习法作为犹太人特有的宗教文本学习与辩论的方法,该方法虽然已历史悠久,但最近在韩国却越来越受欢迎。然而对于犹太人的Havruta学习法却很少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对犹太人学习方法进行研究,也即Havruta学习法理论进行探讨。本文从考察Havruta学习法最初的应用范围开始,给出Havruta学习法的定义、构成要素、展开与实施,以及展示一项运用Havruta学习法在教学过程中的设计与实施。

Havruta学习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使用Havruta作为主题的关键词进行检索,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读秀学术搜索以及韩国教育学术情报院提供的检索服务进行搜索下载全部期刊文章和学位论文。中文期刊关于主题包含“Havruta”和“海沃塔”只收录了3篇,分别为尹玲等的《“Havruta”学习方法在急诊科护士心肺复苏培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吴桂卓等的《浅谈犹太人“Havruta”式学习法》和刘宁的《关于尝试开展“海沃塔”式教学模式的思考》。外文期刊中,英文期刊为54篇,在检索过程中发现有以Hevruta(Havruta和Hevruta在不同文献出现)包含在主题里的英文期刊5篇。韩文期刊文章76篇、学位论文104篇,单行本为154篇。韩国对Havruta学习法的研究开始于2012年,之后持续保持着高产出,并且在学校教学和社会教学应用中也正快速的发展着。

(一)国内关于Havruta学习法的研究

中文期刊以“Havruta”和“海沃塔”作为主题关键词检索仅检索到三篇文章,并且国内学界对“Havruta”单词并未进行术语标准化,目前使用最多为“海沃塔”。尹玲等(2019)通过“Havruta”学习方法应用在急诊科护士心肺复苏培训中得到的结果显示:处置组实习生的病例分析主观题及总分和应急操作能力明显优于控制组。⁽²⁾吴桂卓等(2016)对犹太人“Havruta”式学习法与我国现行的教育方法做比较认为我国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均需引入“Havruta”式学习法,并且认为该学习法能提升人的创造性思维。⁽³⁾刘宁(2019)在培训教学模式上介绍了“Havruta”式学习法,他认为“Havruta”式学习法是一种品格教育和生活方式。⁽⁴⁾张平(2016)在研究中华文明与犹太文明间的跨传统对话和翻译犹太教经典文本过程中总结和提出了犹太思维-以辩论为基础的“求经式思维”。⁽⁵⁾国内学术界对该学习法的关注和研究非常稀少,即便是对该学习法的介绍性论文也仅此数篇。宗教学对犹太教的研究仅从宗教学出发,对犹太教文本特有的学习方法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2) 尹玲、徐娜娜、李刚平 Yin ling, Xu nana, Li gangping:《Havruta”学习方法在急诊科护士心肺复苏培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Havruta xuexifa zai jizhenke hushi xinfei fusu peixun zhong de yingyong jia zhi yanjiu,《中外医学研究》Zhongwai yixue yanjiu【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No.17.6(北京 Beijing:2019),100-101

(3) 吴桂卓、吕丽梅、农小献Wu guizhuo, Lv limei, Nong xiaoxian:《浅谈犹太人“Havruta”式学习法》Qian tan youtairen “Havruta”shi xuexifa,《教育》Jiaoyu【Education】,No.5,(太原 Taiyuan: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shanxi chubun chuanmei jituan【shanxi publishing media group】2016),295

(4) 刘宁 Liu ning,《关于尝试开展“海沃塔”式教学模式的思考》Guanyu changshi kaizhan “hai wo ta”shi jiaoxue moshi de sikao,《中国培训》Zhongguo peixun【China training】,No.5(北京 Beijing:中国职工培训和职业教育协会Zhongguo zhiye peixun he zhiye jiaoyu xiehui,2019),50-51

(5) 张平 Zhangping,《平行逻辑 思者无敌——中国要补的一课》Pingxing luojizhi wudi-zhongguo yao bu de yike,《北大商业评论》Beida shangye pinglun【Pku business review】,No.1(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Bei jing daxue chubanshe【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6),106-113

(二) 国外关于Havruta学习法的研究

目前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Havruta学习法的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于理论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犹太裔的学者之间。Jeong Seonyeong (2015)把32名大学生均分为处置组和控制组,通过14周6个主题在线Havruta讨论和一般性在线讨论发现:处置组的讨论能力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明显优于控制组,具体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理解能力、社会问题的定义和针对问题的建设性提案能力。⁽⁶⁾Kang, Ji-na (2016)通过对韩国某市93名小学生分为处置组和控制组,对使用Havruta学习法和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逻辑思维、对科学的相关态度和学习满足感上处置组显著优于控制组。⁽⁷⁾Esty Teomim Ben-Menachem和Zohar Livnat (2018)通过21个Havruta式对话,对犹太人女性研究《塔木德》文本进行分析认为参与者间知识结构相似、谈话支配地位相同情况下分歧是受欢迎的,并不是所有分歧都受参与者欢迎。⁽⁸⁾根据该研究结伴共同学习的学习者属性和个体间的差异是能够构成该学习的一项因素。Rebecca Shargel (2019)对本科一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使用Havruta学习法提高了被研究对象的表达能力,开阔了被研究对象的视野,但是存在不平衡的参与和对分歧而引起不适感。⁽⁹⁾Mindy M. Gold (2019)探讨了使用Havruta学习法和文本研究在以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基础对融合技术学习的影响,并且得到了显著性的支持。⁽¹⁰⁾Orit Kent (2010)以犹太经典文本作为被解释和讨论的对象进行观察,分析了Havruta学习法下参与者互动的影像资料 and 成绩单,提出了Havruta学习理论,并总结了Havruta学习理论的构成:倾听与叙述、好奇与专注、支持与挑战三部分,并阐述了Havruta学习法的时间和产生的方式。⁽¹¹⁾Elie Holzer (2011)对Havruta学习法的因素、结构、情景和组织元素的关联性做了研究,并介绍了犹太文本研究的传统学习模式。⁽¹²⁾Orit Kent和Allison Cook (2012)对一所犹太附属学校做了为期一年的研究提出了伙伴式解释和讨论文本的Havruta启发教学法的框架,该框架是由结构、立场和实践构成。他认为这种教学法不仅适用于两人一组,也适用于超过两人的小组。⁽¹³⁾Aliza Segal (2013)对民族社区服务的教育机构进行研究发现Havruta学习活动中语言和语境是主要特征,并提出了认知挪用概念,研究认为Havruta学习法在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下的学习都具有可行性。⁽¹⁴⁾Oh Daeyeong (2014)通过访谈法对犹太人创意性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文化立足、鼓励创造性思维、自由的质疑、多样性和开放性做了研究。⁽¹⁵⁾韩国现有文献中50%集中于Havruta在实践教学中的研究。英文文献中多集中理论探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进行研究。其中Orit Kent是作为Havruta学习法的论文数和被引用数最多的学者之一。

(6) Joung Sunyoung & Choi Hyun Jung, The Effects of Online Discussion Activities based on Israeli's Havruta Style on Discussion Ability and Social Problem-Solving, (Seoul : The Korea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Methodology Studies, 2015), vol.27 No.1, 59-61

(7) Kang Ji-na & Lee Hyeong-cheol, The Effect of Science Class based on Havruta Learning on the Logical Thinking and the Science Related Attitude of Elementary Students, (Journal of the Korean society of earth science education, 2016), No3, 309-320

(8) Esty Teomim Ben-Menachem & Zohar Livnat, Desirable and undesirable disagreements: Jewish women studying the talmudic tex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8), Vol.138, 30-40

(9) Rebecca Shargel, Havruta Goes to University: Havruta-style Text Study in a College Education Class, (Journal of Jewish Education, 2019), Vol.85 No.1, 4-6

(10) Mindy M. Gold, Relational Learning as a Found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 Jewish Educators, (Journal of Jewish Education, 2019), Vol.85 No.2, 164-166

(11) Orit Kent, A Theory of Havruta Learning, (Journal of Jewish Education, 2010), Vol.76 No.3, 215-217

(12) Elie Holzer and Orit Kent, Havruta: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Can We Hope to Learn from Studying in Havruta?,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ewish Education, 2011), Vol.5, 407-416

(13) Orit Kent & Allison Cook, Havruta 1 Inspired Pedagogy: Fostering An Ecology of Learning for Closely Studying Texts with Others, (Journal of Jewish Education, 2012), Vol.78 No.3, 227-230

(14) Aliza Segal & Schooling a Minority: The Case of Havruta Paired Learning, (Diaspora, Indigenous, and Minority Education, 2013), Vol.7 No.3, 149-155

(15) Oh Day Young,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of Israel Jew's Creativity,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4), Vol.12 No.2, 103-131

(三) 研究现状述评

纵观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我国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献非常匮乏,对犹太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并未从中衍生出对犹太人特有的学习方法做出研究。二是国外现有研究集中于实证研究,其中犹太裔学者的研究倾向于对Havruta学习法用于犹太经典文本学习的实证研究,而非犹太裔学者的研究倾向于Havruta学习法用于一般科目的教学实证研究。三是以往研究并未对Havruta学习法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最初的应用形式作出研究,并且Havruta学习法在犹太人教育中的应用范围研究比较局限。Havruta学习法的使用是否和犹太的经典文本具有不可分割性,Havruta学习法作为犹太人的传统学习法是如何促进犹太人的创造性思维而提高的,该方法是否适用于不同语言、不同语境、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其他团体,这个问题将会作为本研究后续的研究方向。本研究致力于阐述以上提出的问题。

二、Havruta学习法的语源出处和定义

(一) Havruta学习法的语源出处和含义

为了研究Havruta学习法需要清晰的归明其定义,才能够更好的揭示该学习法的本质。尽管学界都对Havruta学习法做出了定义,对于Havruta学习法的最原始概念尚未有统一认可的概念,该学习法不仅仅是结伴式的讨论学习,需要使用语言学⁽¹⁶⁾理论对其最初的语源和其表现形式做充分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给与清晰的界定。根据语源学的研究方法,我们把Havruta单词回溯到希伯来语中去,通过解读古代文本来比较该词的含义。Havruta从语源学上去追踪,最初的含义为“朋友”、“伙伴”的含义,该词起源于亚拉姆语⁽¹⁷⁾,和希伯来语⁽¹⁸⁾“חבר” (朋友)的语源相同。该词的含义是指在犹太人的教育机关YESHIVA里,两人一组结伴通过提问、对话、讨论和辩论的方式学习。⁽¹⁹⁾Havruta的希伯来语为חברותא,而作为“朋友”之意的希伯来语为“חבר”,我们发现最早出现“חבר”单词是在在希伯来旧约《圣经》的《士师记》、《诗篇》和《雅歌》里,其含义为特指男性间的友情,可翻译为“伴”、“伙伴”和“朋友”。以下的单词都是特指男性间的朋友之意。

《士师记》20:11 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连合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

《诗篇》45:7-8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16) 语言学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语言,它的任务是研究、描写语言的结构、功能及其历史发展,揭示语言的本质,探索语言的共同规律。就此可参见,王京平Wang jingping,《德语语言学教程》Deyu yuyanxue jiaocheng【Linguistik für germanistikstudium】,(北京 Beijing: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3.4

(17) 亚拉姆语一般指阿拉米语,属于同义词。阿拉米语(中文又译为亚兰语、阿兰语、阿拉姆语、阿拉美语)是阿拉米人的语言,也是旧约圣经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及被认为是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的日常用语,新约中的马太福音(玛窦福音)即是以此语言书写。一些学者更认为耶稣基督是以这种语言传道。它属于闪米特语系,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根据百度百科整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6%8B%89%E7%B1%B3%E8%AF%AD/9710484?fromtitle=%E4%BA%9A%E6%8B%89%E5%A7%86%E8%AF%AD&fromid=8545656&fr=aladdin>

(18) 希伯来语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属于闪米特语系,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希伯来语经历了繁荣的岁月,但后来又度过了数个年代的萧条,当时仅被用于《圣经·旧约》的经文中。直到19世纪末,埃泽尔·本·耶胡达复兴了希伯来语,使她重新成为活的语言,今日她已成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的母语。犹太人的祖先使用希伯来语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犹太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是用希伯来语记录下来的,犹太人的圣经—《塔纳赫》(基督教圣经·旧约)的蓝本就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从100多年前开始,古老的希伯来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希伯来语剔除了古希伯来语中一些繁琐的规则,原有词汇的词义扩大,并创造了数以千计的新词。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希伯来语成为以色列国语。参见:阮项Ruan xiang,《外教社简明希伯来语汉语——汉语希伯来语词典》Waijiaoshe jianming xibolaiyu hanyu—hanyu xibolaiyu cid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waiyu jiaoyu chubansh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7

(19) Orit Kent, Interactive text study and the co-construction of meaning: Havruta in the DeLeT Beit Midrash, (Doctoral dissertation, Brandeis University),2008

《诗篇》119:63 凡敬畏你, 守你训词的人, 我都与他作伴。

《雅歌》1:7 我心所爱的阿,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牧羊, 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雅歌》8:13 你这住在园中的, 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 求你使我也得听见。(20)

(二) Havruta学习法的定义

古代希伯来的男性需要行割礼, 并且在举行成人礼时需要背诵律法中的经文, 也被称作示玛教育 (Shema)。(21)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会堂为犹太男性提供学习《托拉》(摩西五经), 研读《塔木德》等犹太经典文献并二人结伴形成一组传统聚集场所。所以狭义的Havruta学习法仅特指成年犹太男性聚集于犹太会堂, 两人结成伴大声朗读犹太教相关文本: 希伯来《圣经》、《托拉》、《塔木德》以及相关联的犹太教经典文献, 相互提问、相互讨论和辩论的文本学习过程。

作为一种研究形式Havruta学习法是成对的学习者对犹太文本的研究, Havruta学习法是从该学习过程中提取该词并应用于现代语境中, 在该语境下人们学习一系列文本。两人结伴坐在一起, 一起阅读文本, 讨论文本的意义, 还可以探讨文本中提出的关于生活中更广泛的问题。Orit Kent认为尽管Havruta最常用于犹太语境, 但它有时也用在其他语境中, 其中参与的伙伴对文本的参与是中心。作为文本学习的一种形式, Havruta学习法为学习者提供了培养解释性、社会性和伦理性参与的机会, 因此对不同背景、不同学习目标的人都具有巨大的潜力。(22)该学习法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合作学习理论(Cooperative learning)(23)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不同之处就在于合作学习没有参与者的限定、没有学习文本的限定和组员可由2到6名成员组成。以目标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合作学习理论把目标结构分为三种类型: 合作促进、对抗竞争和个体化。Havruta学习法和该理论结构中的合作促进型具有极强的相似之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在过去几十年里Havruta学习法被用于美国犹太教神学院的拉比培训上, 并且作为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研究项目DeLeT的一部分, 以及以色列《犹太教育杂志》众多学者的参与被广泛应用于基础教育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韩国2012年开始Havruta学习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成为韩国学界的研究热点, 在社会化教育也展开了一系列的举措。所以我们认为Havruta学习法存在着更为广泛的概念: 即以学习者为中心, 两名或数名学习者结成伴, 对同一学习文本展开共读-提问-回答-讨论-辩论的学习过程。所学习文本多集中于社会伦理、道德、法律、文学、逻辑学等抽形型文本, 自然科学文本学习也可以尝试使用Havruta学习法。

Havruta学习法的构成要素和实施过程

(一) Havruta学习法的构成要素

Havruta学习法的构成要素是该学习法的重点。最早的Havruta学习局限于犹太男性对犹太教文本的研读-讨论-质疑-辩论的过程, 来传承学习并进一步激发对犹太教文本的学习。也就是说作为学习的文本构成了

(20) 就此可参见《和合本圣经》《旧约》

(21) 示玛教育(Shema): 是指犹太成人需要背诵的经文《申命记》6:4-9、11:13-21; 《民数记》15:37-41

(22) Orit Kent, A Theory of Havruta Learning, (Journal of Jewish Education, 2010), Vol. 76 No. 3, 215-216

(23) 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是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 并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种富有创意和实效的教学理论与策略。由于它在改善课堂内的社会心理气氛, 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促进学生形成良好非认知品质等方面成效显著, 很快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并成为当代主流教学理论与策略之一, 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 我国也出现了合作学习的研究与实验,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就此可参见: 陈琦、刘儒德 Chen qi、Liu rude, 《当代教育心理学》Dangdai jiaoyu xinlixue【Contemporary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北京 Beijing: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2007

传统Havruta学习法的最初也是最核心的要素。有学者断言是犹太教的文本塑造了这个民族,而非这个民族塑造了犹太教,那么显而易见作为学习者以相同的宗教情感连接的文本是该学习法能够实现的首要因素。Havruta学习法在新兴的其他领域应用的可操作性也和选择的文本及其类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犹太教的拉比在教导犹太人的《塔木德》中对《托拉》的学习建议可见一般。

《托拉》大于王权,也大于祭司权,因为王权得以三十项特权,祭司权得以二十四项,而《托拉》则得以四十八件事:以学习,以倾听,以出声诵读,以用心理解,以用心领悟,以惶恐,以敬畏,以谦卑,以快乐,以服侍贤哲,以与同伴们的细致研讨,以与学生们的答辩,以静思,以《圣经》,以《密施拿》,以俗务适度,以享乐适度,以享受适度,以睡眠适度,以闲谈适度,以玩笑适度,以持久忍耐,以好心,以坚信贤哲,以承受苦难。⁽²⁴⁾

据考证犹太教的《塔木德》是对希伯来《圣经》作出解释的不同拉比和学者们的见解而作出的记录,包含了共约73本12000多页,需要不间断的学习,并需要每日坚持而花掉数年的时间,而犹太教的安息日又加持了犹太人通过伙伴学习的方式去学习犹太文本,以致于犹太民族数千年来的识字率之高也是世界少有的奇迹。那么构成Havruta学习法的第二要素为:参与伙伴学习者间共同熟知和持续学习的系统性文本。Havruta学习过去局限于传统的犹太经学院,仅限于对《塔木德》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最近它进入了各种专业和非专业的学习环境,反映了犹太学习上产生的新的社会现实。⁽²⁵⁾

Havruta学习法的第三构成要素则是参与学习的学习者,以及学习者之间关系的确立。传统的Havruta学习法集中于男性之间,更有年龄相仿认知结构相似的倾向,但除此之外拉比们作为对讨论难以持续进行的问题,起到了调节与仲裁的作用,以确保分歧被接纳以及讨论和学习能够持续进行。该学习法强调学习过程中学习伙伴之间关系的维系,稳固的共同学习关系的确立,可以提高彼此学习的兴趣,提高相互的学习效率。Rebecca Shargel在研究把Havruta学习法引入到世俗大学课堂发现,参与学习的学生对伙伴学习的经历总体上都有积极的反思,也发现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不利因素,包含了参与不平衡,对不同意的不适以及导致停滞的学习。⁽²⁶⁾应试教育为主的学习模式是以个体间的竞争来完成知识的积累,交流和互动多限于师生之间,且以教师分发知识为主导,在选拔型的升学考试中多倾向于对已有定论知识和公理的强化,这有利于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但对于创造性帮助不大。而通过Havruta学习法建立起来的伙伴之间的关系,对未知领域或开放性问题的探索会促进相互之间见解的互补,有利于对新的认知打开一个缺口,这虽不能全部作为解释犹太人的创新能力之高的原因,但可以间接找到一些佐证。

Havruta学习法的第四构成要素是该学习法使用的学习环境。早期未正式形成伙伴学习之前,犹太人的学习和讨论的地点集中于犹太人的会堂。南犹太于公元前587年亡国后,犹太教的敬拜中心由耶路撒冷转向被掳的巴比伦,此时他们开始第一次使用会堂。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宣教旅行时提到了撒拉米会堂、安提阿会堂、以哥念会堂、:

《使徒行传》13:5 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 神的道·也有约翰作他们的帮手。

《使徒行传》13:14-15 他们离了别加往前行、来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他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甚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

《使徒行传》14:1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话、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²⁷⁾

(24) 转引自阿丁·施坦泽兹Adin Steinsaltz,《阿伯特:犹太智慧书》A bote: youtai zhihuishu【AVOT:The Wisdom of Our Fathers】张平Zhang ping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96,87-88。

(25) Elie Holzer & Orit Kent, Havruta: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Can We Hope to Learn from Studying in Havruta?,(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ewish Education,2011),Vol.5,407-416

(26) Rebecca Shargel, Havruta Goes to University: Havruta-style Text Study in a College Education Class, (Journal of Jewish Education, 2019), Vol.85 No.1, 4.

(27) 就此可参见《和合本圣经》

可以窥见在新约时期犹太人的会堂已经遍布于他们居住的各个城镇。犹太人的会堂具备了四种功能：教育场所（学习犹太教文本）、宗教场所（举办宗教仪式）、社交活动、仲裁机构。其中教育场所为Havruta学习提供了空间和场所。美国犹太人建立的叶史瓦大学⁽²⁸⁾的Beit Midrash就是实施Havruta学习的一种空间。一些机构为Havruta学习分配了一个特定的空间，通常被称为Beit Midrash，字面意思是书房。Beit Midrash的设计通常是为了让Havruta学习者能够面对面或坐在一起，以便于一对一的交流，尽管有许多其他人共享相同的学习空间。Elie Holzer等(2011)认为方便地获取书籍（和相关的电子数据库）可能会影响Havruta的学习。这些额外的资源有助于鼓励学习者独立探索他们所学习的文本与其他各种文本之间的联系。⁽²⁹⁾以韩国为例，韩国的读书房都是用三面板把自己的学习空间同他人隔离开来。即便是我国虽然少有这种隔开的学习空间，但是也都是独立学习的环境设置，少有结伴学习并可供大声阅读和讨论的空间。韩国的基督教教育和部分教堂的结组学习开始使用该学习法进行《圣经》的学习。现在Havruta学习法的应用环境更为广泛：家庭、学校设置空间、在课堂上展开。Havruta学习法在不同环境产生的影响也是本研究后续研究的一个方向。

其他学者总结了Havruta学习法的其他要素：Elie Holzer and Orit Kent (2011)在学习分配时间、文本类型、学习任务类型：开放式和定向式学习任务，以及在课堂中的作用做了研究；⁽³⁰⁾Miriam Raider Roth和Elie Holzer (2009)研究了Havruta学习法的文本设计的精心程度、Havruta搭档的信仰和价值观等因素；⁽³¹⁾辩论或者使用对抗性言辞的比较，以及修辞学对Havruta学习法实施时的语言分析也是学者们研究的因素之一，如何减少因为意见的不同而导致学习者之间关系的破裂。

（二）Havruta学习法的实施过程

Havruta学习法的实施首先是搭档两人为一组，选定相同的文本共同阅读。从文本上找出一方的观点并加以陈述，另一方注意倾听，并做出回馈或提问。相互的陈述与提问找到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展开讨论和辩论。通过倾听和讨论可以打开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拓宽自己的认知和视角。在研究犹太教经典文本出现分歧时，犹太教的会堂可以请教于拉比或教师，当然即便是拉比或教师也不一定能够给出各方都满意的答案。所以就有了对犹太教《托拉》的解释不断被记录形成了今天的《塔木德》。在这个实施过程中学习者间说服不了对方是被接纳的，这种情况常有发生，和最早的苏格拉底式对话⁽³²⁾非常相像。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没有教授任何知识，而是盘根问底，检验自己或他人观点的正确性，让那些自以为有真知的人最后发现自己所自豪的信念根本站不住脚，或者发现哪些信念是经过证成的真实的值得相信的信念。

(28) 叶史瓦大学 (Yeshiva University)，1886年建于美国纽约，是一所国家级研究和教学的综合性学院，以超强的学术能力闻名遐迩。1886年在曼哈顿下东城建立了一座犹太儿童宗教学校式的小学，名字叫做Etz Chaim Yeshiva。在这座学校建立之前在美国犹太人只有犹太会堂组织的补充学校。Etz Chaim的意思是“生命之树”的意思，它来自《摩西五经》中的《箴言》，常被用来作为会堂或者学校的名称。它是美国的第一座全时的犹太塔木德学校（叶史瓦）。本科设有五个学院：叶史瓦学院、Stern女子学院、商学院、犹太教学院和亚不拉汗木以色列学院，研究生学院设有爱因斯坦医学院、Cardozo法学院、Azrieli犹太教育与管理学院、Revel犹太学习学院、Ferkauf心理学学院和Wurzeiler社会工作学院6各学院。根据该学校的学院设置可以推断其犹太系的教育特色。根据百度百科整理：<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B6%E5%B8%8C%E7%93%A6%E5%A4%A7%E5%AD%A6/56104690?fromtitle=%E5%8F%B6%E5%8F%B2%E7%93%A6%E5%A4%A7%E5%AD%A6&fromid=8443059&fr=aladdin>

(29) Elie Holzer & Orit Kent, *Havruta: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Can We Hope to Learn from Studying in Havruta?*,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ewish Education, 2011), Vol. 5, 410

(30) Elie Holzer & Orit Kent, *Havruta: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Can We Hope to Learn from Studying in Havruta?*,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ewish Education, 2011), Vol. 5, 408-409

(31) Miriam Raider-Roth & Elie Holzer, "Learning to be Present: How Hevruta Learning Can Activate Teachers' Relationships to Self, Other and Text", (Journal of Jewish Education, 2009), Vol. 75 No. 3, 216-236

(32) 苏格拉底式对话是一种采用对谈的方式，以澄清彼此观念和思想的方法。苏氏认为透过对话可使学生澄清自己的理念、想法，使谈论的课题清晰。尤其他认为只要一直更正不完全、不正确的观念，便可使人寻找到“真理”。这种对话模式，犹如戏剧，拥有无比的张力。尤其穿插轻松、诙谐的语调，屡屡让人陷入推理的自我矛盾中，达致澄清的效果。

追随苏格拉底的人,不是因为苏格拉底能够教给他们什么知识、智慧或德性,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睿智、讲真话的对话同伴;不是他能够给予真知灼见的答案,而是他的发问总是能引导人发现自己的谬误。在对话探究中,教师与学生作为同伴或朋友,通过质疑与检查意见相互合作,寻求真理之教诲,共同置身于真理的教导之中。苏格拉底的对话探究,本质上是一种关怀灵魂并教导灵魂向善的艺术。⁽³³⁾所不同的是Havruta学习法是对犹太教的文本进行思辨、讨论并构建和修正自己对犹太文本的认知,犹太文本也具备了追求智慧、真理、道德、灵魂的条件,而苏格拉底是通过生活中的对话去探求事务的本质,例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爱、什么是智慧。Segal (2003) 简要回顾了Havruta学习法的历史,借鉴当代教育文献,将Havruta与合作学习进行了比较,她概述了Havruta学习法提供潜在学习益处的三个领域——情感、认知和社交。⁽³⁴⁾那么我们可以预见Havruta学习法是以社交为载体的结对学习而展开实施的,结伴而学共同的文本,不断地在实施过程中建立起对文本的深入解读,通过该学习法会促进彼此之间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自己终身学习的习惯,对自己关心的领域进行持之以恒的挖掘。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设计和实施了使用Havruta学习法组织《国际商务》教学的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互动文本设计、分组原则、座位安排以及教师的角色定位进行设定。第二阶段:以各组得到的不同文本展开组内讨论、组间交叉问题的提问、质疑、回应、以及教师与各组以及全体教学对象的互动,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对课程内容的共同分析和探索。第三阶段对授课的全部文本结合授课大纲做回顾,对使用该方法授课的效果进行考察,对产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分析。

本次使用Havruta学习法的授课实现了教师、学生个体、学生组内以及学生组间都以文本为中心展开的探讨,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方式,全体学生都进入到参与和互动中,提升了课堂的学习气氛。这其中对于教师设计文本提出了挑战,所设计的文本需要结合教学任务、学生的认知、文本对于学生参与思考的兴趣度进行精心设计。

教师在组织过程中具有在认知积累多、经验丰富、对课程体系整体的认知度高等因素基础上,有利于以该学习法建立教师、学生、授课内容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维度。使用Havruta学习法进行教学的实证研究也是本研究的后续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 Havruta学习法的狭义层面是从最原始的犹太人在犹太会堂研习犹太教的经典文本,到逐渐形成以犹太人成年男性学习犹太教的律法文本形成的两人一组的Havruta学习法。传统的Havruta学习法仅限于对律法经典文本的研读,并多在犹太会堂或研究犹太教的律法机构中使用。而广义的Havruta学习法可认为是进入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不同专业和非专业领域的环境下的应用。其具体构成要素为:参与学者之间共同认知的文本、参与学习的学习者属性和形成学习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参与该学习法的构成环境。犹太人的Havruta学习法促进了犹太人的创造性思维,这在文献研究和犹太人在现实社会不同领域取得的成绩可以得到间接的证明。特别是该学习法对于文本的深入挖掘,对问题的深入思考都无疑促进了他们的阅读广度和深度,为终生学习打下了基础。纵观我国的教育是以应试教育为主,以选拔升学为中心

(33) 金生钰 Jin shenghong, 《苏格拉底的“不教”之教》 Sugeladi de “bujiao” zhi jiao 【The Teaching Art of Socrates within his Not-teaching】, 《教育发展研究》 Jiaoyu fazhan yanjiu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上海 Shanghai: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Shanghai shi jiaoyu kexue yanjiuyuan 【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2018), 38(06).1

(34) Segal, A. Havruta study: History benefits and enhancements, (Jerusalem: ATID.2003)

强调学习者之间的竞争, 且我国教育以公立学校教育为主体, 教授的知识以定论性知识的强化为主, 在教育机构中对德育和智慧教育都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不利于学生们的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和认知能力的提高。本文对Havruta学习法的研究对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提出的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着力培养认知能力、促进思维发展、激发创新意识、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注重保护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能力、优化教学方式、重视家庭教育的改革方向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我们在后续将会结合教学来展开对Havruta学习法的实证研究和Havruta学习法在培养高阶思维和批判思维的作用机制。

English Title:

On the Jewish Havruta Learning Method

Yu Xiaodong

Lecturer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d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humanities, Doctor of economics. Mail address: No. 390, Dongtiyuhui Road,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P.R.China. Email: 124489556@qq.com, Tel.+8617702129856

Abstract: China pays attention to test-oriented education and emphasizes the role of a teacher as a knowledge distributor. Thu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is mainly based on the injection of knowledge, while our public education is lacking in setting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for Arts and Humanities. Taking competitive advancement as the core, our students complete the independent learning model in the traditionally competitive way and emphasize the accumulation of personal knowledge to increase personal competitivenes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ewish learning method, that is, the Havruta learning method theory.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investigating the initial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Havruta learning method. Then it gives the definition, constituent elements, deploy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Havruta learning method. Meanwhile, it demonstrates how to set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o make use of the teaching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we suggest that it is rather necessary for us to introduce the Havruta learning metho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cultivate their wisdom, and establish the way of critical thinking, especially under the current test-oriented education for schools that uses competitive individual learning as a means of entering a higher educatio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classes that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est-oriented classroom knowledge, and utilitarian families that blindly pursue scores.

Keywords: Study of learning methods; Havruta; Partner learning method

